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肆

曹雪芹

高鶚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卷六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卷之六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擺翠庵

劉老老醉卧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開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湊趣笑道。今兒寶兒罷。我的手腳子粗。又吃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喚醒木頭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一套。寫全書。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心下放散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金銀從沒見有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又圓。不過哄我多吃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神氣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紫琥珀相嵌。以定主法。黃楊。尼。閣。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整挖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鏤雕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何字不可有。而必草字。確是紫玉。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嘆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在全套中。已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釋伽之想。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着。喝着。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噎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兒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養夾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養。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嘗嘗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糧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吃罷。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鏟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雞音幾。如再用雞油。神乎。合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爪。

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子。便是不能細細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杯罷。劉老老笑道：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驚驚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怪不得，你們住這金屋繡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著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鬧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聾裏天天聽他，嘴兒裏天天說他。所以好多真假。我是認得的。土木相連，演來何等親切。人當保此木矣。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著了。我掂著這麼體沉，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松為木公，不以為楊木，而其為松，其易陰為楊，自釋開尼。眾人聽了，闔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就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婆子答應去了。不多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此樂為賀賀玉能留，而作故弄筆竹音。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掣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服然天一時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來。眾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用旁客少許。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著實有趣，說著掣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喝一杯。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著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老諧妙絕，倫其實又為定一神象在。眾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著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問誰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木石花又為開會。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這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眾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鵡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鴿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鴉鴉一名八兒八兒，八六十四又借卦也成。鸞玉。眾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了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了。這盒內是兩樣燕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吃些罷了。頭聽說，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燕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鵝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饅兒。賈母因問什麼饅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

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麩果子，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嘗了一嘗，刺的半個遞與了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麩果子，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樣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他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送你一磁罐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垛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刺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是乃劉老老之，正主必須特寫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大姐兒便要了，還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眾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了他。纔罷，柚由也巧，姐由也手，脫離也故，與板兒，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著些果子吃，又忽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趁熱，踢著頑去，也就不用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櫺翠庵，觀圖說成之機，今乃作者自贊其書之妙，其來在歸省大也。極大結構，眾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首提「賈母笑道：「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在東禪堂亦談笑。妙玉笑往裏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裏頭有菩薩。」從心字，沖了罪過。我們這裏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妙玉必從中窺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特提海棠是乃獻壽，通盤立意如此。裏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欲各有所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此語著眼，不能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蠶的雨水。」陰雨所積，賈母便吃了半盞，笑着遞與劉老老說：「你嘗嘗。」這個茶劉老老便一口吃盡。從本題品茶必先笑道：「好，就是淡些。」在色之，再放濃些更好了。賈母眾人都笑起來。然後眾人都是一色的官窯脫胎填白蓋碗。是轉胎而官，便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是冊詩金釵黛便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寶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妙玉不離心，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撒茶呢？」這裏並沒有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鍾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窯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將寫妙玉為人別開生面，從一杯起，已足狀盡孤寶玉會意，知為劉老老吃了。他嫌醜陋，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盞一盞文之妙也。劉老老終於無所成，就自寓底裏。寶玉會練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如羞龍鬚，字及斯指，斯收一切包藏不露之處，皆是聲音，假五指，假語村言，王愷石崇之對元為一加五四，妙玉斟了一竿，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共成十數，蘇號玉局金玉姻緣既成，而兩玉之局終矣，是乃寶釵。

篆字鐫着點犀盒。靈犀一點通心也。自玉生者以至情中情而心無非。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拿來。斟與寶玉。綠玉斗建天心寶玉之妙也。自己嘗的已實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仍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人各有心。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我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珠寶玉。一概貶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二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狀心之宛轉曲折如蛟蟠之不易降伏。寶玉同為一心。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蹋。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調笑得妙玉這情。說的寶釵黛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純無比。寶釵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你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離問。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心領神會。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此水也是寶釵寫言。這是五年前。我在元簷蟠香寺住着。收得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元簷得。收去是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燭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清。何家象。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燭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清。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一言一動。令人到處能藏。是為龍品。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醜陋。白攪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麼。寶玉豈知。之人而一茶杯大。寶釵轉正演。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筆無期。你要給他。我也不管。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醜陋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付他們。抬了水。只攔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着。便袖着那杯。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了頭子拿着。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之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執和眾了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稻香村不用劉老老見。已自能。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去。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金散與眾了。頭們吃去。自己便也來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了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撻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裏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玉湘雲等。看着了頭們。將攢金攔在山石上。也有

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着劉老老遊。必是眾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這裏還有大廟呢。書中扼要之處。是為大妙。說着便爬下磕頭。眾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眾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明演天尊地卑之義。省親別墅乃眾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了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眾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薛家新居在東北角。數之瀋正是此處。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他脾胃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天以道理之地。合氣數之。蹲了半日方完。天地機械及出。則來酒被風吹。且年過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裏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將入心境。乃是如此。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表面碧波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去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在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照了一瞧。原來是一副畫兒。十二釐。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此瓶有微音。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着蔥花撒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跣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我門出去。那裏有門。左一架書石。一架瓶。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此鏡特須只是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吃驚。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天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代你進來的。又見他戴著滿頭花。滿頭花易漏不漏。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見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細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便是甄寶玉便是天。故因說這已經擱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紫玉所出。故名如海。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非劉老老不能撞出此鏡。而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其消息又在有意無意之間。

卷六

第四十一回

六

七八十五顛倒五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那床上。到一大行一終。上一步紅樓夢。又覺精神百倍。此正與武才回相為特對。且說眾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急急的哭了。不眾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廁裏了。垢污快叫人去照照。因命兩個婆子去。我回來說沒有。眾人各處搜尋。不見。眾人故做道。他是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彌頭還有小了。頭子們知道。人老老。掉臂遊行。半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西南本位老。若繞出去。還好。若繞不出去。可教他繞一會子。好的。我且照照去。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了。頭已偷空頑去了。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橋子。就聽的。軒如雷。此雷與仙佛同。忙進來。只聞見酒風臭氣。幽香甜香。冷。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躺在床上。一驚不小。焉得不驚。底面都到此。自不至。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沒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臉。擰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擰。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大鼎內。斟了三四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着。跟了人。出至。小了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着。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於紫則以為男於寶則以為女。正陰陽交互之義。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即是玉。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眾人。只說他在草地上睡着了。帶了他來的。老暢行乃。驚導之。眾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寶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寶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敲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言劉老老之義。人人當如上半回為十二釵。以及財色諸人。普同說法。故必寫共入櫬翠庵。櫬櫬統也。茶為苦心之藥。而清心。三人為眾三口。為品。今日品茶。概眾口也。眾口悉當深嘗。作者於此。書猶嫌其淡。更煎濃些。是大眼目。下半回專為寶玉說法。欲其由空入實。於更無一人。廓廓落落之怡紅院。而特佈一扎手舞腳之坤象。以填塞之。使不入於渺渺茫茫。料白裏去。此由高一層落筆。進一層期望也。而無如己為。人喚醒之。老老醒寶玉又睡矣。奈何奈何。○牌主四肢。扎手舞腳。演暢牌也。牌為陰土。仰臥者。乾道覆坤道。仰也。奈寶母懶吃飯何。

護花主人評曰

竹根杯引出黃楊杯。文情曲折。

若無黃楊大套杯。劉老老何至醉臥寶玉床。若非劉老老腹瀉。何由走入怡紅院。一路叙來。有情有景。竹根黃松楊木。俱是陪襯黃楊杯。卻先後錯綜寫出。無一筆重複。

寶玉等聽曲飲酒。是劉老老醉後餘波。

劉老老極村俗。妙玉極僻潔。兩兩相形。覺村俗卻在人情之內。僻潔反在人情之外。實為老老。毋為妙玉。

妙玉拉寶釵黛玉衣襟。心中非無寶玉。只是不好拉耳。若心中無寶玉。因何劉老老吃的茶杯。便嫌骯髒。不要自己常吃的綠

玉斗。便斟茶與寶玉。又尋出竹根大海來。且肯將成蜜茶杯。給與寶玉。聽他轉給劉老老。是作者皮裏陽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我不肯給你吃。是假撇清語。轉覺欲蓋彌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許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元墓住。形迹殊屬可疑。

劉老老誤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又照應鳳姐代描滿頭花。想見席中醉態。真是發笑。

大姐來園中。引出後文送燕取名情事。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與上回合寫一時事。乃壬子年八月二十五日也。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譔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老老帶著板兒。處處不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裏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一段寫得人情重古往今來憐貧惜老八字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生病乃睡著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著了涼。在那裏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歎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裏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我。我你去太遠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裏吃了。就發熱起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口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墳園子裏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是怕他身不乾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藥書本子。仔細擲着。客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著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五日詳在三病

卷六

第四十二回

八

者。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裏頭可不是花神。當是牡丹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正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病影。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多少。我這大姐兒。時常有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曲。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已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其言。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得住他。劉老老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通身大義。到此方出。已歷評之。至毒大字。乃指毒藥去。蓋此巧非彼巧也。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保住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俾們有事。恐怕不得閑。兇偷這空兒。閑着。把送老太太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了幾日。又拿着走。越覺心裏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多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進來。說。老太太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裏。只見堆着半炕東西。以財物周濟。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裏子。白木金之色。有面有裏。金木相合。矣。這是兩個繭綢。做襖兒。褂子都好。這包袱裏。是兩疋綢子。年下作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裏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裏。是園子裏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以上皆吃穿之物。吃以實內穿以聯。這一包是八兩銀子。八而兩之得八。八六十四。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分爲三十六。七十二。天地之數。統括於中。又百八。而兩得二百。十有六。乃乾之策。是坤已實。而轉爲乾矣。此留之兒。先。叫你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褂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老老的。裙在下。袂在中。包頭在上。絨線連貫所用。合下中上而連貫。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狼穿。你要嫌棄。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了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道。姑娘說那裏話。這樣好東西。我還嫌棄。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詞令。平兒笑道。休說外話。俗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到年下。你只把你們的。

晒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子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裏上上下下都愛吃。所愛乃地。生植之物但上皆實為乾故上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枉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去。我替你收拾的妥當。」

就放在這裏。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的。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必宿於此。坤與坤合。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久安。有無病之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

大夫來了。老嫗婆請賈母進屋子去坐。禮別內外。賈母亦須請進屋子。張太醫診察氏無有也。況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裏養不出那

阿物來。還怕他不成就罷。此大賈老廢制。老老去。不要放。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裏養不出那

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必用珍蓉。王字義詳在第六回。王太醫不敢走角路。只走傍階跟着賈

珍到了台階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人所易忽。王太醫不敢走角路。只走傍階跟着賈

一抖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頭。都拿着蠅拂。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嫗婆。雁翅擺在兩傍。碧紗欄

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掛金的人。諸人志在王太醫。目中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六。坤用。便知

是御醫了。其用。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効好脈息。乾來

周而復始。效當日之。王為君効能為君也。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那是晚生家叔祖。為祖而為叔祖。大性小來。積成王也。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

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嫗婆端著一張小椅子。放在小桌前面。畧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

歪著頭診了半日。又診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

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寒。究竟不用吃藥。勿藥有喜。因不過略淡淡些。常暖著一點兒。就好

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裏。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著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

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照照我們姐兒。」寫一切子耳。且只說一句話。乃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著大姐兒的手

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照照。笑道：「我說著姐兒又罵我了。」此又眼前之。只是要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

了。與老老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

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裏王夫人和李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廚後出來。王夫人畧坐一坐。也回房去了。

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開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眾人孝敬的。老太

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雖亦兩套兒沒穿過或送人。或自己家裏穿罷。別見笑。這盒子裏是你要的麝果子。這包兒裏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裏頭了。麝果則牡丹花諸藥亦皆實銀之映付之老老也這是兩個荷包。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銀子來。與他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荷包包底有呈罪案何能如意故驚驚欲劉老老以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驚驚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驚見他信以為真。笑着仍與他裝上。說道。與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拿了個成蜜鍾子來。遞與劉老老說。這是寶二爺給你的一文終成乃劉之後劉老老道。這是那裏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了過來。驚驚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嫌棄。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謝驚驚。果然又拿出幾件來。與他包好。既已交替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眾姊妹王夫人等去驚驚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找替你說罷。開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幫着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並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是他送出諸處不脫板兒此處却無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方曉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院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其來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賤寶了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裏說的是什麼你只是說便罷又作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裏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裏只說我曾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錯兒罷了你道說出來我聽聽呀寶釵笑道。你還妝態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裏來的。何不答云我亦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兒失於檢點把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撲着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說了才寶釵笑道我也不不知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分明道詞而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乃款款的告訴他道。一。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教個人纏的。畫出螭螭橫行變相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裏也極愛藏書。先是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如聞諸如這西廂琵琶對西廂不說牡丹亭而說琵琶欺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着我們偷看。我們也背着他們偷看。無所不有則無所不有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階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此段亦破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是究竟也不是男人分

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家這更好了。包羅經史俯仰古今我亦佩服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書讀壞了。包羅經史俯仰古今我亦佩服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是偏又認得幾個字。字誤卿卿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看也罷了。正經書三國志最怕見那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到老吃不一席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服一席話三字中有無窮妙義並非尋常之語而實至理名言也不惟黛玉服凡看此書個個善讀一過即此開人墮淚處當即作者遺淚處只有答應是一字從此黛玉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著呢。半回寶釵道又是什麼事黛玉道偕們到了那裏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裏李紋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了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連原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做個母蝗蟲就是了。蝗乃禽斯母主生息其生百子長為老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了頭嘴裏也就盡了。幸而鳳了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瑯兒這促狹嘴。用春秋的法子。將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母蝗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倒也快。黛玉口舌傷人今且推而揚之益令得意自鳴不成獨衆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注解了。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閑人今日注解此書是李紋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消長盈虛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一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一要剛說到這裏黛玉也自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一年的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瑯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麼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又深譽之曲盡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強得意子拿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就像行樂似的見非真行樂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又不會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個為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蟲上不罷。李紋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裏又用着的草蟲。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以渾厚觀刻薄黛玉笑道別的草蟲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蟲不畫上。豈不缺了典。典字草蟲要義自不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揀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攜蝗大嚼圖。

猶言樓臺太覺衆人聽了越發開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聲響不知什麼倒了。大夢既覺為寶為伏在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著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裏錯了筭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著板兒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寶玉忙趕上去扶住了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裏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略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妝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著李紈道這是你帶著我們做鍼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著頭兒鬧引著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刀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著寶玉說你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了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裏頭有些邱壘的如何成畫此畫如此此畫如此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臺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計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該減的要減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了一幅圖樣實有若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必是要界劃的一點兒不留神攔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來階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牆裏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妄擬續部及一切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帽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腫了腳染臉鬚髮倒是小事依我看竟難的很此畫之難夫誰知之今如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是書乃演缺陷之書一年一月則圓滿也故皆不許而許半年無非半也又半年六月也在卦遞也書至寶玉走書至矣再派了寶兄弟幫著他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著他畫那就更誤了事言下指點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來問問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此書之成原有許多廣告博訪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也等著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裏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甚得皴染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此圖樣則雖是畫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老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大小和風了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頭相公們叫他照著這圖樣剛補著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有緣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攏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選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氈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黃胭脂這四樣

再有不遇是兩支着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用不着。惜春歸空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故用不着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着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寶兄弟、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起筆來，靜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或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南瓣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一畫用筆如許，而自頭二三推，鬚眉即除之，不可數計。易也。顏料如廣、勻、膠、四兩、淨、膠、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藤黃、四兩、麝香、八兩、鉛粉、四厘、胭脂、十帖、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許亦易數也。碧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替去。這些顏色，俗們淘澄飛跌著，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殼使了。再要頂細絹羅四個，粗羅兩個，擰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缸二口，新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浮炭二十觔，柳木炭一二觔，三層木箱一個，實底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觔，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鍋即釜，婦也。鏟產也。這做什麼？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鑊鍋來，好炒顏色吃。原是煎。熬顏色。眾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顰兒，你知道什麼？那顏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善能。眾人都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拉着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妝單子也寫上了。開至此令人笑失聲，而其實是糊塗。是嫁妝書，因借馬道演姻緣也。探春聽了，笑個不住，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裏還有象牙不成？趣話又開，良土卦。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道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其言婉而衷，心悅誠服矣。解疑癖文字終。眾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兒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開了。放他起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澤身。寶釵笑着，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眾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特又。過來我替你，把頭髮籠籠罷。明寫。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籠上去。寶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抵上髻去也。該留著。此時叫他替他，抵上去。正自胡思，想一同覺筆曲而達，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裏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幫着你們配。寶玉忙收了單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沒有甚病，不過是勞乏了，兼著了些涼，溫和了一日，又吃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以巧姐得名起以惜春作畫終。本題上下兩言消納於中。蘭言由三宣而來。雅諺自一畫而出也。悉劉老老大字。王太醫醫實母巧姐。與老老同一醫也。夾寫此段於老老將去未去之際。正告諸人及早救藥。而寫賈母氣概太醫神情。無不活跳。真不易得。

蘭言皆捉襟見肘之詞。只以欺黛玉秦才耳。惡在弟兄們一篇鬼話。黛玉平日言談從未偶及兩書。今忽及此。其為寶玉近日所借看。釵既測而知之矣。是正黛所必不敢承認之處。又必要既知者。包荒處也。緣你背我看。我背你看。在弟兄猶可言。在中表不可言也。今為寶釵撕破之。是正呵斥不敢置喙之時。而乃規正之。噢咻之。置腹推心。莫此為甚。尚有可疑之不解哉。噴險矣。議論畫大觀園圖一段文字。乃作者自言其慘淡經營處也。取精用宏。凡有之物。及一切數目。悉有實際可指。非隨意填寫者。奈批不勝批。是在閱者一隅三反。神而明之可也。是書不惟無關話。並無閑字。閑人批評。遺漏不少。

自三十九回至此。回為一大段。百二十回中。權扼要處也。胡謔假語。愛談些夢裡驚。野老村兒。慣趁那畫中雲雨。惜黃金之既陷。令枉三宣。幸白璧之可完。情難再誤。花紅綠牙牌一副。這東西根底誰知。冷森森苦茗半杯。甚滋味。悽惶難嚙。打破鬼臉。變君當恕罪人。撞出軟烟羅。念彼觀音力。

護花主人評曰

大姐送祟靈驗。引出劉老老取名。○劉老老取名巧姐。既補出巧姐生日。又說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中事。平兒要鄉間乾菜。不是閑話。是為劉老老好不時往來地步。

劉老老此次進榮府。衣物銀兩滿載而歸。是伏後來老老家中。藉此寬裕。可以藏留巧姐地步。不是呆寫榮府念舊樂施。罵。要筆定如意。鏢子為抽開荷包袋。掩飾無痕。○寶釵規勸黛玉。是極愛黛玉。所論亦極正大光明。并寶玉亦隱隱在內。商量畫大觀園。開出許多需用之物。及尋索圖樣。央人起稿。且告假一年。竟像此圖。必要畫成。是反照後來。竟未畫完。又便稽延月日。是文章躲閃法。

大某山民評曰

書中有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一句。乃大姐兒發熱之日也。推查前文。三十七回。賈政於七月二十日起身之後。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此兩句內已藏下一月時候。試讀光陰虛度。歲月空添八字。便可知其為省文。蓋自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日。均以包括在內也。探春起海棠社。賈芸送白海棠。二十一日事也。接史湘雲來賈府。二十二日事也。三十八回。湘雲請賈

母等賞桂花吃螃蟹作菊花詩。三十九回。劉老老來賈府。二十三日事也。寶玉著焙茗尋美女廟。二十四日事也。四十回賈母給湘雲還席。秋爽齋早飯。藕香榭演戲。戲錦閣行令。四十一回。櫺翠庵品茶。怡紅院醉卧。二十五日事也。入四十二回。劉太太對鳳姐說明日家去提起大姐兒發熱送祟取名字。又將送給劉老老之物與他瞧。二十六日事也。賈母請王太醫看病。劉老老回家以後情事。二十六日事也。只此數日之間而文法離奇百出使讀者如入山陰道上。真有應接不暇步步入勝之妙。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事。

第四十三回

閑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著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八月二十日賈政起身二十五日賈母得病吃兩帖藥不過兩三日再行未十日便代送東西耶正商議著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著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童子湯。為一湯映下回而凡我嘗了一嘗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孝心。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也難為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為別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著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著又沒事。偕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著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太覺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著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偕們也學那小家子。出新法學小家子太性小大家湊分子。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裏貴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眾了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大衆齊集一段大鬧場又字老少上下無非易道賈母忙命拿几張椅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嬷嬷坐了。又是寶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著。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嫗婆告了罪都坐在小椅子上。上了。世情賈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眾人聽了眾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